

世界恐慌與資本主義的前途

陳寶麟

——本文譯自河野密氏——經濟往來〔第十號〕——

一 緒言

時

至今日，世界各國之莫不陷於一般的恐慌中，已成爲誰都不容懷疑的事了。在曼却斯特導報（Manchester Guardian）之「世界經濟批判」（六月二十四日），冒

頭便寫著「利息的低落、貿易的減退、商品價格的下跌、全世界失業人口的增大、印度及中國的惡況、華爾街銀行業的慘落狀態、英吉利股票市場的不振」等等。以上種種實露骨地表現著一九三〇年第二期世界經濟的樣相。要否定此次全世界的經濟恐慌，我們是已有所不可能，而且恐怕也沒有否定的把柄罷！

然猶不僅此也，這個世界的恐慌，更反乎把這認爲「街魔」之有產階級經濟學者的意志，而益加強烈化、深刻化。

了。這樣，資本主義的前途，現在已成爲世界的一個謎。不消說，把這個恐慌苦心地用樂觀的態度來推考，掩蔽真實的形相，巧妙地粉飾事實的本質，以及竭力防止擴展無已的動搖。這種情形，不僅是日本爲然，也不是井上藏相的專賣，這是一切資本主義國的共通手段；即如英國的鍾斯（Keynes），也是做著同樣的努力的。然而不管怎樣，「真實」總是從一切的機會中表示其姿相；我們現在且看英國自由黨名士彭師（Burns）在曼却斯特國際聯盟支部關於未來大戰的講演，他說：

「一九二七年以來，戰爭的傾向，非常增大，其比之於趨向和平的傾向，更爲組織的、更爲有力了。如果要使一九三五年——四〇年之戰爭不致勃發，則必須努力地促進和平的傾向。然在今日的歐洲，正著着培養新的武力，苟不講求何等的對策，勢必要到達決裂的一天。」

。世界已在準備戰爭了，戰爭不是由於國民的欲望而發生的；它約物質，實在是事勢使然。」

(曼却斯特導報，六月二十三日)

固然，如彭師所說，乃是極其抽象的，祇不過向玩火的歐洲政治發出警告而已。但是他所提及的一九三五——四〇年間戰爭的勃發的豫言——而且又是出於國際聯盟的熱烈支持者之口，苟從多方面去加以考察，實在是很充分的（勞動者日刊，七月七日）。他的言論，在直率地表明外交官所極力掩飾、政治家所故意隱藏之世界的祕密這一點，極值得我們的注意。即是他所說的第二次的世界戰爭，已經漸漸迫切了。雖然他沒有把經濟上的事實結托出來，可是二者的密切的關係，是決不能脫離的。現下的世界恐慌和第二次世界戰爭的暗繫，正是世界資本主義前途的可怕的重要徵候。如果除了戰爭以外，再沒有可以打開不況的局面的出路，那末，可以說資本主義已經走到末路了。

二 世界恐慌的樣相

現下的世界恐慌，把任何一國都捲入牠的漩渦中，從其規模上、速度上及深刻性上看來，實在是前所未見的恐慌，而且包含了許多難以挽治的癥結。本來，恐慌和資本主

義是不能離開的，且資本主義自身之內在諸矛盾，又必然的須憑藉由恐慌所生的暴力而得解決。資本主義景氣的亢進，每每招致生產的過剩，於是而衰落、而恐慌、而安定、而復亢進。景氣的亢進和恐慌是以循環運動而反復的。時至今日，資本主義又回復到週期的恐慌來了。然而現下的狂亂的世界恐慌却又和單純的週期的恐慌，自異其趣。一 是由於生產過剩的深刻化 生產力和消費力之間的不均衡，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有日益擴大的傾向，終至造成慢性的生產過剩；現下橫在我們目前的恐慌，即是其必然的結果。尤其是爲了大戰後歐洲的復舊、世界資本主義的重建，而採取 Deflation 政策、產業合理化運動、保護主義等之後，使生產過剩更成爲絕對的了。

二 是由於極其普遍的農業恐慌 為求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的要以一定的農業地域爲其重要的前提條件，這是不消說的。此等農業地域，不單是生產原料和食料以供給資本主義發展的資料，而且負著爲資本主義生產品的消費者之重要的任務。固然，此等農業生產，也是要由於生產品的過剩而引起恐慌，不過當在資本主義達於上昇的弧度的時候，牠是常常容易被克服的。例如由於把農業的重心轉移於畜牧業，由於用農業關稅以擡高穀物價格，由於生

產費的減低，由於工業生產物價格的降跌等，都能把恐慌暫時抑制下去；在從前，這不過是狹隘的生產地域之一時的生產過剩而已。但是現下的農業恐慌則不然，因為這是

一切農業生產物之一般的生產過剩，僅僅用減低生產費等方策，實不可能。這樣，農業恐慌，遂成爲慢性的傾向，而促成絕對的生產過剩。

三 是由於這次恐慌的規模的巨大 這次恐慌，不但泛濫於世界上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並且把許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也捲入牠的旋渦中。「是故在今日，我們對於景氣能否恢復，以及不景氣是否益加深刻化的問題，與其考察倫敦及紐約，不如去窺測澳洲、南美、亞細亞以及中央歐羅巴，比較更爲重要。」（鍾斯著世界經濟概觀一五六頁）這種說法在指示現世界恐慌的外延這一點，是很適當的。

這種世界恐慌，更不僅是在外延上擴展到全世界，並且在其內包，跨及工業、農業以及其他所有產業部門，祇有信用恐慌還沒有引起，這是因爲預先採取了阻止信用恐慌

的方策的緣故。假使如少數學者們的主張，去做放任的資金的通融，那便隨處都潛有可惹起信用恐慌的性質。這樣，現下的世界恐慌，實在是空前所無，而展開於廣汎的產業部門內的。

美國聯邦準備局指數（一九二三——五年II—一〇〇）

建築契約的總計	一九二九年十月	一二七	九九	一〇三	一〇五	一一〇	一〇四
工農總生產	一一八	一一八	一一五	一一三	一一一	一一〇	一一〇

現今我們當面的世界恐慌，其有特殊的意義，已如上述。現在且就此等二三的特質，再約略加以具體的說明。

一 生產的過剩

恐慌之所以發生，是由於生產和消費的不均衡、生產的過剩，這在上面已經說過。但是如鍾斯等這班人們，對此則用特殊的貨幣論而唱言反對。他們要在不自然的通貨收縮政策所造成的物價的下落，「現金」集中政策所造成的「金」的偏在，以及「現金」需給關係的不均衡等問題內，以尋求世界恐慌的原因。固然，此等要因，於現在恐慌的發展，無疑的是有副作用的。可是這些要因，實是由恐慌的引發而發生出來的事象，由二者之相合流，於是使恐慌益加深刻化。

運載貨車 一四〇 九七〇 九七〇 九九〇

勞動者就業數 九七·四 九四·八 九二·九 九二·九

貢銀總額 一〇〇·九 九八·七 九八·〇 九二·〇

* 依據瓦加報

德意志的生產統計

石炭

生鐵

鋼鐵(千噸)

一九一八年一月	一三、四二〇	一八〇	一四六九
一九一九年一月	一三、四九〇	一〇九八	一四七〇
六月	一五、三二一	一一六四	一四三一
十一月	一四、一五七	一〇九一	一二八七
十二月	一三、六五二	一一〇	一一五六
一九三〇年一月	一四、三九八	一〇九二	一二七五
二月	一二、一六八	九六五	一二七七
三月	一二、五三九	一〇〇八	一二二一
四月	一一、四八一	九〇一	一〇三四
五月	一一、九五三	八六〇	一〇三四
六月	一〇、八〇四	七八七	八五九
• 依據經濟和統計 薩爾地方除外			

著；而在飽嘗慢性的不景氣的英吉利，其徵候較為緩慢；在法蘭西，則由於特殊的事情，祇表示停滯。物價的低落，由生產過剩而引起的物價的低落，是極其當然的事情。因為貨幣價值的變動所造成的事物價的低落，究不是恐慌的原因；而一般的生產過剩，乃是物價低落的由來；至於通貨政策，則不過是由此以生的副次的誘因而已。總之，凡獨占的非自由商品的價格，是都表示著可驚的低落。

德國物價指數(一九一三年=100)

比利時(產業省)

德意志(帝國統計局)

總計	八五一	八四八	七七七	七七四
生計品	七九三	七七三	六三五	—
農產物	二二六	一二五	一二二	一一一
原料品	二三一	二三二	一二五	一二四
—	—	—	—	二二三

法蘭西(一般統計)

總計	六四三	六二九	五四八	五四六
食料品	六〇七	五八四	四八一	四八三
原料品	六七五	六六三	六〇六	六〇一
—	—	—	—	—

英吉利(商務省)

即由戰後經濟力的復舊、生產力的增大、亞美利加的好市況等要因所促成而昇騰的世界生產，其間却繼續養成生產過剩的因素；並且因受了亞美利加好市況的蔭庇，把這種因素掩覆了。可是等到一旦以美國交易所的大動亂為機緣所造成的景氣的頓挫，於是生產過剩就立刻出現。生產之急角度的減退，很明白地表示生產過剩實是潛在地養成的。因此，生產的減退，在美國、德意志、意大利最為顯

英吉利(商務省)	二三六	一三六	一二四	一一四
食料品	一四四	一四三	一二九	一二七
—	—	—	—	—

原料品 一三四 二三一 一二一 一二九 一二七

意大利

總計	四八五	四八〇	四二九	四二〇	四二
生計品	五五五	五五〇	四五六	四四七	四四二
原料品	四五八	四五四	四一八	四〇九	四〇一

奧大利(聯邦統計局)

總計	一三五	一三四	一一九	一一八	一二一
食料品	一二九	一二八	一〇九	一〇七	一一一
原料品	一四七	一四六	一四〇	一四〇	一四〇
日本(日本銀行)	一六九	一六八	一四六	—	—
合衆國	—	—	—	—	—

一九二六年二一〇〇

總計(勞動局)	九六	九六	九一	—	—
一九二三年二一〇〇	—	—	—	—	—
總計	一四五	一四七	一三七	一三四	一三一

*依據經濟和統計

亞美利加

歐羅巴

合衆國

五,〇〇〇,〇〇〇

加拿大

二〇〇,〇〇〇

墨西哥

五〇〇,〇〇〇

南美洲

一,〇〇〇,〇〇〇

德意志

英吉利

三,五〇〇,〇〇〇

意大利

二,〇〇〇,〇〇〇

澳大利

八〇〇,〇〇〇

波蘭

四〇〇,〇〇〇

捷克

四〇〇,〇〇〇

匈牙利

三〇〇,〇〇〇

布加利亞

二〇〇,〇〇〇

南斯拉夫

二〇〇,〇〇〇

羅馬尼亞

一五〇,〇〇〇

希臘

一〇〇,〇〇〇

謂產業合理化政策，其企圖是要減低生產費而增大販賣額，於是爲使生產裝置急激增大，在生產之前，先就弄出生產裝置的過剩。因之生產與消費的不均衡，常常更加擴大的再生產出來，而其矛盾亦益趨巨大。生產的過剩，以及欲脫出此困境而矛盾益深的產業合理化政策的破綻，這樣遂以失業的洪水——失業率的泛濫而表現出來。我們試觀下面第三國際計算失業者人數的表(一九三〇年一月)，即可知現下的恐慌的深刻性和其矛盾的尖銳化之一般狀態。

由上表以觀，物價在任何國家，都已久有下落的傾向，

而在本年度，則其激落有如上述。固然，獨占時代的商品

價格，能够維持某程度的規制價格，可以在各國造成物價

下落程度的差異；然其仍有異常的物價低落的事實存在，

則據上表的統計，即可知道。這個物價的慘落，不是表示

生產與消費的不均衡，全般的生產的過剩是什麼呢？

失業的泛濫，由生產的過剩，造成生產裝置的停止。所

西班牙及葡萄牙
斯干的那維亞諸國
其他荷蘭及蘇維
埃及同盟的鄰國

澳大利亞
阿非利加
南非洲

亞細亞
日本
亞洲
一六、八五〇、〇〇〇

亞細亞

一〇〇、〇〇〇

亞細亞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亞細亞

日本
亞洲
一六、八五〇、〇〇〇

* 錄自改造八月號 大塚金之助氏

農業恐慌的解剖，而有更為判然的認識。同著一般工業生產物過剩的增大，如今是還有農業生產物的過剩。這種農業恐慌，不僅是由工業的發展到了窮境所促進的恐慌，實在不外是歐洲戰後常在農業內部所養成的潛在的矛盾，和生產過剩之急性的表現。

農業生產物——特別是穀物生產的過剩 農業生產物中直接為工業原料的這部分的生產，不待說，是要受到工業發展的直接影響的。但在今次的農業恐慌內，却表現著為生活資料之穀物生產的過剩。自一九二〇年以來，世界穀物的生產常常有生產過剩的傾向；牠有時呈出急性的恐慌狀態——例如一九二二年——，有時祇止於潛在的農業恐慌。但自一九二六年以降，重行上昇的生產能力，則實為捲起今次恐慌的前提條件和根基。

一 資本主義的歐洲及世界穀物輸出國的美國、加拿大、阿根廷、以及澳大利亞的小麥（麵包原料穀物）耕地的面積，雖以世界的農業恐慌，仍是總體的急速增大，不消說，收穫是也隨之而增大。

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秩序而必然發生的罪惡。但現今恐慌過程中的失業者，却連產業預備軍的地位都站不住，而繼續淪為永久失業者。因這種永久失業層的沈澱，勢必更促進消費的減退，益使生產和消費的不均衡趨於激化。這是不待說的。

小麥耕地面積（百萬畝）

現在世界恐慌之全面的意義，我們可由對其相伴而生的

一九〇九
一九一三年

美國 加拿大 阿根廷 澳大利亞

一九一四年 四七一 二三四 一四八 七六

歐羅巴

七二八

一九二六年	五六三	二二九	一八二	二二六	六九七
一九二七年	五八七	二一四	一八五	一二二	七〇九
一九二八年	五八二	二四二	二二九	一四八	七二二
一九二九年	六一	二五二	一六一	一四五	—

小麥收穫（百萬蒲捨爾）

	美國	加拿大	阿根廷	澳大利亞	歐羅巴諸國
一九〇九年	六九〇	一九七	一四七	九〇	一、三四七
一九二六年	八三一	四〇七	二三〇	一六〇	一、二〇九
一九二七年	八七九	四七九	二三九	一一八	一、二五五
一九二八年	九一四	五六六	三〇七	一五九	一、四〇七
一九二九年	八〇七	三〇〇	一四三	一二五	一、四二三

* 依據世界經濟概觀

至歐洲諸國的耕地面積及其收穫，則正漸漸恢復到戰前的狀態；而以穀物大輸出國生產力的增大，故必然的要發生生產的過剩。

二 這種小麥穀物的收穫，最近數年間，比較戰前的收穫有一〇%的上升；可是其間人口的增加率只不過五%。無疑的，牠是有很多過渡的貯藏。現在把前記四大輸出國的小麥過渡貯藏列表於左：（百萬蒲捨爾）

	農產品	二九六	二三〇	二五三	二七八	一九〇	一〇〇	一〇五
一九三四年	合衆國 (Annalist)	一六·五	一六·四	一三·七	一四·六	一五·九	一四·三	一三·三
一九三五年	農產品	一五·三	一五·〇	一五·八	一五·六	一五·三	一五·一	一五·八
一九三六年	其他食料品	三三·八	三〇·三	二五·三	二〇·三	一八·七	一七·五	一七·三
一九三七年	食料品	一四·二	一三·九	一三·三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九
一九三八年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九
一九三九年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九

三 工業的發展既臻困境，乃不得不在農業方面作新投資，而以農業生產方法的變革，於是更予生產過剩以莫大的刺戟。故農業恐慌的當面的這種傾向，若不受何等的影響，必將更有促進。例如在德意志，小麥大麥的耕地面積，一九三〇年比諸一九二九年，前者增加一〇·九%，後者增加一〇·五%；比諸一九二八年，前者增加二·七%，後者增加九·一%。（經濟和統計——一九三〇年八月）農業生產物價格的低落，由全般的生產過剩，以致農業生產物價格趨於低落，這是當然的事。這由「生產過剩」項內所引的躉賣物價指數，就可明瞭。而左表所示，尤可見農業生產物價格的低落的一般。（一九一三年=一〇〇）

一九〇四年 一九〇五年 一九〇六年 一九〇七年 一九〇八年
一九〇九年 一九一〇年 一九一一年 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英吉利 (Economist)

* 依據世界經濟概觀

即自一九二九年以降，各國都招致農業生產物價格的可驚的低落。所以若不使耕地面積縮減，而取更加增大的趨勢，則其結果，自然只有使矛盾益加擴大罷了。

農村階級的分化 農業恐慌，這樣的把全世界捲入了牠的漩渦之中。可是農業恐慌所給與的影響，對於農

村各階級層不是同一的。

一、不管農業恐慌是怎樣，且由工業困難所引起的歸農、農業投資的增大，亦足以造成了土地飢餓，致地租騰貴，使地主對佃農的階級對立尖銳化。

二、把農業恐慌的負擔，轉嫁於小農及佃農的結果，更急激的促成了小農及佃農的沒落，這等分子，這樣便淪於無產階級的隊伍中。

這樣，以農業恐慌和工業恐慌之相聯繫而合流，便構成極廣汎的世界恐慌。這個世界恐慌，因其為全般的恐慌之故，因其為內在的矛盾的尖銳化及階級對立的激化之故，正日益明白地表示資本主義的崩壞。

三 世界恐慌與國際政局

以上所述 即是把這次世界恐慌，專站在生產和消費的

不均衡的觀點，來加以解剖。但是對於這種觀察的方法，有反對論者的存在，這在前面已經提及了。這等的反對論，不是依據此深刻的恐慌的實相而作正面的努力；他們祇是作向著「血路」以求脫却此恐慌的要求。然而要想從這個恐慌脫却出來，問題就不得不進入於國際政治的過程。

現在一般的用以為恐慌的對策的手段的，即是產業的合理化、生產的制限、國際的加特爾、關稅政策等等。

然而所謂產業的合理化、所謂生產的制限、所謂國際的加特爾、所謂關稅政策，決不能確保從現今的恐慌脫出；其結果，不過促矛盾的擴張再生產罷了。何以呢？因為這些政策，在歐洲大戰後，會被謀經濟復舊的一切國家所採用，而促成了國際競爭的激化，說起來這正是造成現時生產過剩之直接的因素。故即欲由產業的合理化、生產的制限以求達所期的目的，亦應如郝布孫的正當的指示，非有國際的協力不可。總之，產業合理化和個別的强行失業等政策，必然的要增進生產和消費的不均衡。

有一批的人們，都在思索一個可以克服現今恐慌的具體方法，而自由通商的促進運動和「歐洲聯邦」計劃，便是最可注目的兩個對策。

一 自由通商促進運動

欲由促進自由通商以打開現下經濟苦境的政策，這是一般以恐慌的原因在通貨收縮政策，「現金」的偏在等問題的人們所唱導的。依他們的說法，苟能矯正現世界的「現金」需給的不均衡，確立國際的「現金」的統制，便能夠克服恐慌。然而如前所述，「現金」需給的不均衡，「現金」集中政策所造成的「現金」的偏在，不過是恐慌之派生的副次的要

因，而其根源，則為生產和消費的不均衡。雖然當前的世界性的「現金」需給關係的不均衡（依加塞耳教授的計算，黃金的生產額不夠需要），「現金」的偏在（世界現金保有量的五成五分，集中於美法）等事實，我們不能不肯定牠是和恐慌有關；但是到底，這不外是指示「生產和消費的不均衡」這個根本要因的現象形態。我們尤須知道，由於戰後的經濟關係所造成的微妙的國際政局，是產生生產過剩的直接要因，是「現金」集中政策的根本。雖然在一九二二年有了日諾亞會議的決議，但是世界經濟運動，依然視決議為空文，超出範圍而有其展開。

並且要想由中央銀行以實現「現金」的節約——「現金」的統制，而求達所期的目的，如果沒有國際的協力，是不可能的。然而國際的協力果真辦得到嗎？如所謂關稅城壁的撤廢，中央銀行的國際的協調，這種話雖極漂亮，但有什

麼具體性呢？如對於「現金」要求的增大，如用關稅城壁以防衛自國產業，如波佛勃洛克（Lord Balfour-Bauck），凡此，實包含著更大的矛盾的再爆發，而且有不得不然的趨勢，這樣的各國經濟狀態的「重心」，不正是表徵了帝國主義時代的恐慌嗎？

二 「歐洲聯邦」

自由通商的促進政策，如果說是經濟政策上的甘美的理想主義的要求，那末，「歐洲聯邦」計劃，可以說，更是被政治包裝了的同樣的空想的政策。

所謂「歐洲聯邦」的計劃，是一九二九年九月法蘭西外相白里安（Briand）所提倡的，定於本年七月十五日求各國政府的回答。依白里安主張的「歐洲聯邦」案，是以「防止侵略的戰爭」、「設立歐洲經濟市場」為目標。

一 是國際聯盟內部之地域的結合

二 不與任何宗教上的團體衝突

三 「聯邦」不侵犯加盟各國的主權或政治的獨立

各國對於他這個提案，現在祇覆稱正在銳意的考慮中。

至於各國輿論的趨勢，意大利莫索里尼則公然加以嘲笑，他放言說：「不伴著『力』的正義，不過是空言。武裝的意大利，現在只提供為友情與敵意的願望。」即在德意志，

亦因其立場的不同而異其觀點，國粹論者斥之爲「這是企圖把大陸的領導權永久屬於法蘭西的陰謀」；反之站在自由主義的見地的人，則以此爲「在經濟上不可避免的機關」。英吉利的輿論，比較是好意的，然而在企圖平和實現的可能性上面，尙插入許多疑點。對於這「歐洲聯邦」案下以最概括的批判的，就是郝布孫。他說：

歐洲聯邦案，無論其有什麼積極的意義，總不外是經濟的意義，即是擊破歐洲大戰以後特別顯著的割據精神，撤去關稅的城壁，實現一九二七年日內瓦關稅會議的決議，排除歐洲市場的競爭；換句話說，歐洲聯邦，不啻是一個關稅同盟。爲了追求這種目的，「歐洲聯邦」也許是有意義的。然而在漸漸失去地域結合的重要性的今日，而只着眼於「歐洲聯邦」，實爲不可理解的事。欲把關稅政策不同的諸國結合一起，是很困難的，故如其所期的目的，究屬無望。（紐約國民週報一九二九年十月）

郝布孫由經濟的見地的批判，是很適當的。白里安所企圖的歐洲聯邦，即使要標出某種意義，亦祇能說是想實現國際的經濟的統制。這和高唱自由通商政策的運動，不消說是有一脈的關聯。

可是事實却完全相反，「歐洲聯邦」實不外是歐洲諸國

對於美國經濟侵略的防衛政策。因此，這在謀世界經濟的

再建以前，由於美國對歐洲的關係之格外的刺戟，必然的

使國際關係更形緊張；就是在其中，包孕了更多的世界戰爭的誘因。

因世界恐慌的深刻、尖銳、和廣泛，於是努力考求許多避免的方策，可是這等方策，都不是可以克服世界恐慌的，反之，不過是使矛盾益加擴大的再生產罷了。因此，現下的世界恐慌，是必然的國際的政治過程。在這個國際的政治過程中，如果由有產階級政治家作出任何的方策，則必然的要踏上「世界戰爭的危機」，而決不能挽救的。不！那種企圖便是一個契機，刻刻孕育著戰爭的危機的。

四 資本主義的末路

現今的世界恐慌是怎樣的呢？是怎樣的預示資本主義的前途呢？而所謂資本主義的末路是什麼意義呢？——關於這些問題，依以上所述，我們大概可以明白了。綜言之，就是把現世界一切國家捲入其中的恐慌，根本是基於慢性生產過剩，而且由此過程，使生產和消費的不均衡愈益擴大。而這等不均衡，則有下列的許多表徵：

- 一 因產業合理化，生產制限等方策，有愈益尖銳化的傾向；
- 二 由於失業的泛濫，致激成無產階級的組織的反抗運動；
- 三 促進國際的加特爾的發展，以致市場鬥爭更形露骨；
- 四 促成農村階級對立的分化，使農民成爲無產階級的助手，而協力以倒壞統治階級的支柱。

- 五 使各國關稅鬥爭愈益顯著，誘起國際的對立，養成戰爭的危機；
- 六 歐戰後所激成的新的不均衡——英美的對立，美國對歐洲諸國的經濟關係、蘇維埃聯邦對資本主義諸國的對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

獨立運動，這些事情，隨時都包藏着戰爭物質的危險性。

由此以觀，可知在國內的，則為階級對立的尖銳化；在國際的，則為誘導戰爭的危機。這樣，資本主義的命運，就不得不必然的趨於沒落。故在現今，若把輕視生產過剩的理論，否定資本主義的末路，並欲宣明資本主義的新展開的一派人們的論點加以檢討，可知他們是立腳於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必須存在的方策上，以抹殺階級對立的事實，尤其是想掩蔽當前的「現實」的。

現下的世界恐慌，因爲是在獨占的資本主義，換言之在多少有點「組織的資本主義」之下發生著的，所以具有孰拘的深刻性。由這個事實，已斷然表示「獨占的資本主義」不能排除競爭，不能避去恐慌。然而一方面，雖然有專站在生產過剩的理論上的論者，而他方面，則有認「組織的資本主義」可以當做爲資本主義原則的自由競爭與爲社會主義原則的「組織生產」的交替物，而期待著「組織的資本主義」的到來的一派人們。這一派論者，要想把獨占的資本主義轉替爲「組織的資本主義」，而否定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切表徵——競爭、生產過剩、恐慌等等，這到底不過是一個烏托邦而已。無論如何，加特爾化、獨占化的資本主義，斷不能排除競爭，而且斷不能克服恐慌。隨著「組織

的資本主義」的理論而起的，又有「獨占的國家之國際的結合」的理論——超帝國主義論。所謂超帝國主義論者，就是欲由國際的統一，以代替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如白里安的「歐洲聯邦」案，正是恰好漫畫。然而要保證牠現實的具體的實現，實在是漫無把握。以國際的統一，來換去國家之個別化的金融資本的競爭及鬥爭，這在理論上雖似可能，但在實踐上，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不，事實常常是取反對的方向。世界戰爭的暗影，已經閃示了這種理論的破產了。

所謂「組織的資本主義」，不能夠排除競爭、生產過剩、恐慌。同樣，所謂個別的金融資本主義各國之國際的統一，也是不能夠排除競爭及鬥爭——世界戰爭。且即此以爲由「組織的資本主義」及「超帝國主義的結合」可以脫出世界恐慌，其自身已不啻表示資本主義已到末路了。又，爲了打開此窮境，硬要實現「組織的資本主義」及「超帝國主義的結合」，則在國內，必然的要促進尖銳的階級對立，在國際，促成政治的、民族的軋轢，如果不經過一番大動亂，是不可能了。這意義，就是：「帝國主義將必然的趨於顛覆，資本主義將必然的轉化爲其對立面。」這便是現世界的恐慌的全意義，資本主義末路的真相。

